

孙勇 马菁林 胡春华 安七一 著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

——文化进化个例探讨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简明史稿

孙 勇 马菁林 著
胡春华 安七一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字数：150千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01—1,100

ISBN7—223—00711—7/F·8

定价：6.80元

(藏) 新登字01号

特别鸣谢本书协作单位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外贸公司

西藏自治区邮电器材公司

西藏自治区外运公司

西藏新华印刷厂

西藏自治区福利企业总公司

序 言

今天的人类社会，其繁荣与昌盛远非历史上任何时代可以比拟。所有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今日人类文化的发达乃是多少世纪不断发展的结果。自从地球上诞生人类以来，由于人必须以群体性适应环境而生存繁衍，便有了人因协作生产而产生的经济社会，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标志。人类经济社会在有限空间与无限时间交合起的维度中，同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一样，按照客观规律发生着进化的现象，亦即人类文化从古到今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不会因达到今日的繁荣而就此止步，发展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文化进化既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我们写著本书的目的，并非想在已有西藏经济社会史书之外再添上一部小史料册子，而是打算从人类社会共性问题中简述一区域的个性问题。西藏经济社会史是整个人类经济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藏地人类种群在历史上的所为，构成了今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西藏当代社会的所为，也将作为今后经济社会史的基础而存在——我们必须全面地、理性地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服务。因此本书的宗旨，在于提供一种可以帮助较深层次思考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一个中介，其作用不仅仅是研究史料，还在于说明史料。

本书的副标题“文化进化个例探讨”，标志着我们试图用文化进化的观点来视察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史，并且以文化进化在西藏的个例分析来探讨这个观点的证伪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观察在很大程度是学科间的跨通研究。众所周知，科学知

识和观念的发展，早已使不同学科间可以跨通，由此产生了一些被人们称之为边缘科学的成果。这使得许多科研领域出现“柳暗花明”的新景象，人们对一些问题进一步加深了认识，或者产生了全新的看法。我们在本书中所作的工作，是在接受科学大师们示范之后的一种尝试。在藏学研究领域中，虽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硕果累累，但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广袤性上，仍可看作是“松菊犹存，三径就荒”。我们应当借助人类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批判，继续在藏学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贡献。

用文化进化的学术方法研究历史，是当代人类文化学中一个流派的做法。我们在批判学习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统领我们对文化进化的初步研究。在许许多多的学习比较之后，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体系充满着科学性，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和批判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早已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与自然界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社会。（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并且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阶段递增性的（例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拘泥于某个具体的假设在后来实践中的分歧，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框架所指出的人类社会阶段的递增发展的理论，其认识的科学性是抹煞不掉的。这一在有无无数相对真理形成的长河中的思想成果，对人类的科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人类文化学中一些学派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进化研究或多或少地在人类于自然环境的关系认识上与唯物史观相迭合。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在科学研究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被一些心怀偏见和狭隘无知的人所攻击，并随着历史进程的某些分歧现象的发生而加剧了攻击，甚至一些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亦产生

了动摇和背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被追求真理的人所接受，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更加以接近其本质的领会加以运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就是例证。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个自觉接受和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研究，一个以唯物史观来看待文化现象以及文化进化的探讨。虽然囿于功底的浅薄、知识的狭窄、实践的不够而使我们的研究还相当粗糙，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上是明确的。

文化进化在我们看来，是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的统一，逻辑要适应历史，统一于历史。进化的总方向是历史在积淀基础上的创新或突破，而在具体环节上则很可能是固化甚至是退化的。这一逻辑只有放在历史本身里面，才能显示出来。人类要生存繁衍，必须从自然界攫取资源，攫取资源的方式便是人类历史最早出现的文化范畴，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范畴。攫取资源的方式伴随着人类活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始终是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当它发展为各个历史时代经济社会的各种复杂范畴时，文化进化的意义才被显示出来。特别是在近代和当代，各种文化交衍对比，更显现出不同文化阶段和文化类型的区别来，被人们所注意，才开始理解文化复杂范畴中最基本的是什么。文化进化被唯物史观统领之后，逻辑与历史的核心内容，就是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过程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统一问题。历史是现实的原因，现实是历史的结果。任何历史都曾经是现实，历史上所存在过的经济结构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都会不同程度地在其结果——现实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曾经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

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页）所以，人们对文化进化的认识，是与文化的历史发展相统一的。

具体到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进化是把经济社会发展当做一个复杂的有机生命体来理解的。自然科学家们曾在以“热力学定律”（熵定律）对自然的探索中，证实了两个定律对物理分析的完全适用性，即从复杂到简单，从有序到无序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这与进化论所揭示的生命现象却很不相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很不相符。经过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玻尔兹曼、薛定谔、普里戈金等）的继续研究，得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即有机活动的一个系统，必须从外界引入负熵，排除系统内不断积累的正熵，才能保持系统的活力。换言之，如果任何机体只是在封闭条件下自我积淀，结果是内部熵量不再转化为作功，系统不断从有序走向无序，减少活力而走向冷寂。一个开放的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必定是在远离平衡状态下与外界进行交流而形成的稳定的充满活力的结构，除了从外界吸收负熵流之外，系统本身在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与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使系统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通过随机涨落，使系统向着更为复杂的有序结构进化。文化进化的机理与此是相同的，凡是负熵量不够或者缺乏负熵的文化，是不能向高级阶段进化的，甚至不可避免地要衰亡。

本书毕竟不是一本专门研究文化进化的著作，而是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史为主线的论稿性质的册子。如前所说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很粗糙，在历时数年的探讨中，各个方面的困难使研究与写作不得不一度停顿，而以我们现在的积累进行庞大的系统研究，也是相当力不从心的。就目前的探讨结果来看，本书只是一个初步的意见——仅仅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框架，把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与文化进化进行了跨通研究。即使是这样，本书离“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论文评语）的境界还差得很远，书中一些管窥蠡测不尽妥当，难免有许多错误，诚恳欢迎专家赐教指正。

作 者

1993年12月于拉萨

目 录

序言

绪论	(1)
第一章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	(11)
第一节 自然环境概况及特点	(11)
第二节 经济地理与人文地理的迁延	(15)
附录 自然疆界对藏民族发展的影响	胡春华 (19)
第二章 近代之前的西藏经济社会简叙	(23)
第一节 吐蕃前与吐蕃时期	(23)
第二节 吐蕃之后的西藏经济社会	(36)
第三节 清代西藏经济社会	(60)
附录 比较：宗教未来的寻求	孙 勇 (68)
第三章 近代西藏经济社会述略	(72)
第一节 帝国主义列强对西藏的侵略	(72)
第二节 列强视野中的西藏	(83)
第三节 面貌依旧的封建农奴制度	(95)
附录 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对藏民族发展的影响	胡春华 (104)
第四章 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109)
第一节 社会变革的前奏	(109)
第二节 现代意义的经济社会发展	(116)

第三节	经济社会运行机理的跃迁·····	(140)
附录	工业化：我们的出路·····	翟向东 (144)
第五章	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	(148)
第一节	认识发展的出发点 ·····	(148)
第二节	社会结构大变动是发展的主旋律 ·····	(149)
第三节	经济结构在不断探索中趋于协调 ·····	(156)
第四节	非典型二元结构与文化进化 ·····	(168)
附录A	关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思考 ·····	马菁林 (176)
附录B	关于西藏经济结构改建问题的思考 ·····	孙 勇 (179)

后记

绪 论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主要是西藏区域社会的一种进化史，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和发展结果；然而人类社会总体上讲是不断发展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具有区域特征的整体，其发展或演化必须受制于某种本质性的规定。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最根本的是研究西藏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蕴含的人类社会文化进化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然而且必须要涵盖对西藏经济社会史料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应当是具象与抽象的结合升华。否则，任何细致入微的考证，任何大胆突兀的假说，都只能停留在表象层次上。

应当说明，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而引出对文化进化的探讨，只是一种学术观点。实际中可以探讨的或藉以说明某个问题的学术领域很多很广泛，大多数学术观点都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总结过去以启迪未来。文化进化探讨的出发点，与大多数学术观点相同。而在研究本身，诚如恩格斯所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在对西藏历史研究中，有一个深层次重大问题值得探究：为什么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会长期延续达千年之久？在此之后西藏的

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为什么那样艰难？探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可以有多种认识，即使从实用角度来讲，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时期，可以使人们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任何学术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都牵涉到方法论的运用。本书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史的探讨，从“文化进化”着眼，试图以此为钥匙，打开理解西藏发展史之谜的大门。在以往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著述中，许多历史与现实的问题都被不同程度地探讨过，有些问题甚至已经被透彻地阐述过。不少的专家学者分别在政治、宗教、社会、民族、经济等问题上发表了极具见地的论述，很多论述是有说服力的，给人以启迪。在可供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上，从整体连贯的角度看，要深刻地理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就必须从传统方法中摆脱出来，不再局限在对历史每一个断面的探微搜寻，而在于将每个断面连贯起来，重新分析其宏观的联结机理，把经济社会发展当做一个复杂的有机生命的整体来理解。

这种理解所依赖的方法论就是文化进化论，是其中蕴含有系统论、控制论原理的一种学术观点。本书的“文化”概念，是广义的文化，其概念的阐释性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文化产生于人类种群利用空间的自然资源，保证自身生存繁衍的过程，它通过采用技术手段造就特定的社会和意识，以适应对环境改造和屈从的矛盾，从而不断地在从无序到有序的往复之中获得生存。

由于文化产生在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之中，因时间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延续，又因文化的延续要依托空间，所以文化延续体现在适应环境上，便有了进化现象，进化意味着人类种群的某一群体由于适应的变异而得以生存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总

体上是进化的，但在实际中文化进化可以分为特殊进化和综合进化两种。特殊进化是一种专化现象，意味着在适应特定环境中有机群体发挥最大潜能并趋于定型，有着一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只能适应于某个环境，很难变异。综合进化是人类整体进化中各种文化类型相继变迁的现象，综合进化是一种多方位适应，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更广泛范围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认为西藏经济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进化史，最根本的是看到了西藏文化与外部文化具有的共同点，即西藏文化同样表现为人类种群从自然界攫取能量，将其转化为人口、物质，转化为政治体制和观念的流传，转换为社会习俗及对这些习俗的信奉——西藏文化是藏地人类种群对特定环境适应的反映。过去由于特定环境的因素，发生了西藏高原文化的特殊进化，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适应的专化；上千年的文明史实际是人类一个种群因适应问题产生和固守专化的过程。而如今，在世界总体上综合进化的冲击下，过去的专化不可避免地对新的适应变异出现困惑和紊乱。

世界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表现出较好适应特定环境的、专化了的文化特性，即放牧、狩猎、骑术、采掘，同时可能间杂农业这样一种适应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一些从事农业的民族，如果恰好处在草原或森林的边缘地带，一旦感到放牧或狩猎比农耕有利，也会为适应环境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在西藏，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到这些现象的历史例证。在群山环抱，草地遍布的西藏高原，人类种群初始对环境的适应，自然以狩猎向游牧过渡为宜，而且形成了以游牧为主体的高原文化；其间也发展过农业，并且在雅砻农牧结合地带崛起了强盛的吐蕃王朝，以后西藏经济、政治重地也多设在有农业的地带，但牧业一直是西藏文化的支柱。因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期，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上，以十多亿亩草地比百多万亩耕地的巨大资源差额，农业与牧业相比，“天然资本”量相差悬殊，而且农业与牧业相比需要精细地投入更多的人力，文化的适应取向不言而喻。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说，西藏只有纯牧区而没有纯农区。这是上千年西藏文化对特殊环境适应性专化的延续部分。

在一些区域里，游牧民族能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着特殊优势，是因为其文化的适应专化是农业文化不能取代的，所以尽管邻近存在着很发达的农业文化系统，也只能各守一隅。同样，农业文化只能向适宜耕种的地带延伸，这也是因为特殊进化所产生的专化，只适应某种环境的缘故。然而，由于人类所需要生产生活资料的广泛性，造成了农牧交换的需要，而一切精神资料在物质交换过程中也进行交流，并且相互产生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文化的互补和衍射。例如西藏对域外的各种物资交换（像茶马互市之类），引进产生了农业文化地带的佛教等等，这些都是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互补和衍射。经济社会史中的战争不是偶然所使，每一个战争的个体事件必然地是文化进化中比较冲突法则的极端体现。一场战争差不多就是一次对战争各方经济实力的测验，是一次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分支之间，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使其文化主体动员资源有效性的测验。

文化的特殊进化机理，使藏地人类种群在过去的岁月里，能够有效地开发资源，对自己这个社会系统赖以生存的区域环境加以利用或进行扩张，曾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但还有一个问题是，特殊进化的机理决定了，如果某种文化的构成（包括技术手段、政治制度、经济行为、意识形态等）完全适应了环境，它的适应专化就走到了顶点，整个文化系统必定套在一个硬壳里而缺少活力，想要有所创新，想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就会倍觉困难。西藏文化在高原环境中曾有过许多灿烂的业绩，例如西藏文化在新石器

时代即有过综合进化，达到过当时较高的文化程度。这可以从卡若遗址考古中看出，卡若文化距今4000——5000年，卡若文化分布的昌都地区，是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的交汇处，可以受到不同文化的交映衍射的影响。有专家认为：卡若文化中大量的半地穴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可以同黄河中上游地区原始文化进行比较，而粟类农作物的大量发现可能受到了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影响……，楼层建筑、贝饰的发现表明和中国南方原始文化有过接触……，卡若文化中陶、钵、盆器组合，小口高颈平底，纹饰以刻文为主要特征，和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系……。卡若遗址中有少量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石器，暗示出卡若文化以前的西藏古代文化就和南亚、中亚、近东乃至欧洲、北非有过文化接触。然而在此之后，西藏文化向着特殊进化演变，其间有过几个高潮，以吐蕃崛起最为壮观，吐蕃在西藏文化综合进化史中曾达于一个高峰，也是其划句号而基本向特殊进化的转折点。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四百年纷乱时期，西藏庄园制的诞生和巩固，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的确立和发展，使得西藏的经济方式、社会制度、技术手段等文化的体现，曾经相当适宜藏地人类种群用以适应环境，攫取物质资源。但最终这种适应的专化效率逐渐下降，又因在自然地理的影响下不易和外界文化大规模交流，西藏文化被套在自己僵化了的系统中，不断降低着攫取资源的能力。特别是世界其它文化类型相继向工业文化变迁的时候，西藏以牧兼农的文化仍然强烈地保持着，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顽强地抵抗工业文化。从近代到当代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史，基本上是特殊进化后果与综合进化开端不相适应的说明，是特殊进化的转化这个后果为保持其不发展——排斥铁与生产铁的劳动主体——因而是不可避免要衰落的历史，而进化一定要发展——朝现代产业不断演进——因而不可阻

挡要发达的历史。

与文化特殊进化对应的是综合进化，综合进化是人类整体进化中各种文化相继变迁的现象。其机理显示，文化优势法则也是以选择进化为体现的，通常是高层次文化强烈拉动和冲击着演进，这使得世界上很难长久孤立地存在不演变的文化种系和文化类型。文化种系演变和文化类型变迁也源于周围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变的早期要受周边其它文化技术手段的影响，进而接收意识形态的渗透。那些外文化类型或种系里可资利用或借鉴的因素，常常可以汇入到自身文化的适应性演变之中，演变的进化过程很可能包括对利用资源，协调外来文化影响的适应过程。

北美大平原及非洲沙漠的骑猎文化，曾经顽强抵抗过其它文化的渗透，并且一度是成功的。因为骑猎文化特殊进化的专化优势，不仅在军事上统治了平原和沙漠，最重要的是可以高效地利用环境资源。直至欧洲工业文化的进入，在比较与竞争之中，北美与非洲的骑猎文化才在败北之后，消融在一个外文化之中，重新生成出一个文化种系来，体现出文化综合进化的新的阶段和一种新的文化优势。

在文化的综合进化现象中，外文化的介入和高层次文化的冲击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特殊进化所形成的专化才遇上了突破硬壳的外来借力，产生新进化的可能。历史上无数事例证明，不管是否出自本意，任何文化的适应性专化部分，在比较与竞争之中都将走向崩溃。就全球而论，能以其优势向世界各个角落甚至向外层空间扩展的文化，很快通过高效利用资源的技术，渗透到其它文化之中，然后被获许传播和认可。而那些只具有区域适应性的文化，除了其中供人娱乐的形式可展示于外，技术手段、政治制度等都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参与竞争，反倒是大多数最终必须以接受具有普适性的文化来改造自己的不足。

应当指出：西藏的宗教往往或多或少地被人们认为是西藏文化的全部或者至少是其中心，这是十分欠妥的。在大文化的概念中，宗教仅被认为是观念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基本观念和价值不仅表现在其宗教中，而且表现在文化的所有其它方面。文化主体（人们）首先与自然发生关系，同文化主体的各个个体发生关系，其次才与超自然物的宗教有关系。因此宗教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不能以此作为特定地区或特定文化整体的名称。宗教本身也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宗教形态与大文化的综合进化或特殊进化具有一定的对应性。西藏明末元初的宗喀巴宗教改革与西欧差不多同时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比较，使人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不同进化与宗教形态变化的对应性。西藏宗教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阻碍，皆因其为西藏文化的特殊进化推波助澜，同时本身也由综合进化的产物变为特殊进化的一部分。

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是西藏文化综合进化的新开端。在这个综合进化的取向上，很明显的是要凿开特殊进化的硬壳，使西藏经济社会改变纯农牧的经济结构，把一种传统的以牧兼农的文化提高到具有工业化的文化阶段上去。这一取向是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是由人类文化进化机理所决定的。

工业文化是人类文化进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选择，其中的机理是比较优势法则，即工业文化符合人类最大限度攫取资源的追求，较之渔猎、游牧、农耕等文化阶段具有不可比拟的效率。工业文化明显地改造了过去经济运行的过程，扩展了经济运行框架，将整个社会普遍联系起来。马克思及其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们，都强调经济社会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工业文化能够使人突破自身的限制，把生产力由经验的、手艺的、技巧的生产力改造成为科学的生产力。由于工业化是负熵运动最为剧烈的社会实践，高度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体系以及经常创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改